

虚堂集

卷中

C40

4514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建寧山
我微安塔院府中永
為堂散許出院阿
當山世鐵牛機謹誌



0 64853

虛堂集卷中目錄

海胡行道

天蓋浴室

九峯有言

九峰相傳

九峰侍者

大光達磨

強德上座

文殊僧繇

鳳翔石柱

僧問曹山

曹辭洞山

甚物最貴

枯木花開

疎山壽塔

雲居上堂

青林逢往

二鼠侵藤

白水聲色

白馬法身

九峰舉一

天童應用

清淨行者

北院牛頭

青峰大事

木平一漚

潼泉相傳

問百巖禪

問百崑道

問百巖教

泐潭碓搗

同安人師

谷山相意

白雲深處

大嶺清淨

同安家風

生出道人

示衆云權衡在手枉來詢問低昂從奪臨時切
忌推排我臘擔子負計者知是阿誰

舉海湖禪師有座主問和尚甚麼年行道

海湖云座主近前來

湖云且道橋東甚年行道

雲居上堂

青林逸性

二鼠侵藤

白水聲色

白馬法身

九峰舉一

天童應用

清淨行者

北院牛頭

青峰大事

同安寒風

潼泉相傳

白雲親處

大巖散戰

同安人問

谷山野意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中

後學性一閱

生坐道人梓

示衆云權衡在手枉來詢問低昂縱奪臨時切
忌推排戒臘擔干負計者知是阿誰

舉海湖禪師有座主問和尚甚麼年行道沒脚撥

撥閑索湖云座主近前來善降主近前照顧

湖云且道憍陳如甚年行道適來記得座而今忘却

一主茫然無對雖然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湖云尿牀鬼

子點檢將來不可放過

師云太原海湖禪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待似新生犢兒不怕虎引惹詞訟勾賊破家海湖慣臨大敵豈怕鷄卒逐喚座主近前來把棒喚狗那是好心涉近前一展不縮一進不退不免須索與他當賭湖曰祇如憍

陳如甚麼年行道雖是隔壁過狀爭奈苦屈難伸為伊拙口鈍辭所以強詞奪正果是當場茫然無對怎不惹教覲面槍白對人陵辱道這尿牀鬼子休恠座主白日詐惺惺都為海湖臨機活潑潑憍陳如者世尊始於鹿野苑中初度五人此之一也還知座主失利處麼早知今日成閑管悔不當時用好心更看丹霞別般花劈頌

曰

多是從人學得來

今日露
桂索

一生空把口胡開

道三不
看兩

欲窮此片虛明地

眨眼
罷過

七佛前前總

不該猶有這

師云叅須實忝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

雖是走南掠北指東畫西向人眉尖眼角口內

舌邊漸呷得幾句終不濟事所以道一一須向

自己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這裏全不用你

靈牙利齒文過飾非窮腎餓舌頭勦呵閑賣俏

枉悞平生虛勞神思况此靈明覺照不有邊疆

虛濶心田亦無界畔以至七佛前前始自過去

毗婆尸佛乃至釋迦牟尼終難該括莫可追求

是知此事無始以來孤迥迥峭危危剔圖圖無

縫罅豎窮三際橫遍十方未審向甚麼處撈摸

即是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寬

示衆云來居建化門不免垂方便為對箇中人

所以重洗面莫有見義勇為當仁不讓肯開疏

者麼

舉僧問天蓋幽禪師有一院名無垢淨光禪

院化造浴室

增新祖業開拓門風

有人問既是無垢淨

光為甚麼却造浴室

若知頻浴身安管取外宣無病

僧無語

果是沒湯錢沒

天蓋代云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師舉跋陀婆羅并其同伴十六開士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戒等先於威音王佛聞法

出家於浴僧時隨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宿習無忘乃至今時從佛出家今得無學彼佛名我跋陀婆羅妙觸宣明成佛子住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觸因為上此豈非無垢淨光根源者也或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為甚麼却造浴室殊不知若非浴室爭能無垢其僧被問閉口無言枉滯情關難逃識鎖可謂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故天蓋

唐書
卷四
代云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此與問辭意句
稍劣然一期應機不足恠也誰想丹霞放他不
過頌曰

雖然蒼盡深深意

一手

爭奈投機句未親

一手

榻欲會本來無垢的

願聞佳作

更須入水見長人

須是一週
親到始得

師云家有諍子國有諍臣有智不揀筭年無智
漫勞百歲古德云意到句不到句到意不到意

句俱到意句俱不到久叅上士皆悉知矣然舡
子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者其奈宗趣不
同施設各異有時建化門中着脚有時實際理
地安身有時以言遣言有時以理顯理把定則
真金失色放行則瓦礫生光若解繫驢橛上翻
身合頭語中脫絆無不可也昔外道問佛昨日
說何法曰定法云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云昨
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曰昨日定今日不

定若向這裏會得投機一語轉見新鮮至蹟幽微不言可曉入水見長人者按耀禪師錄唐武后詔嵩山老安北宗神秀入禁中供養因澡浴以宮姬給侍獨安怡然無他后歎曰入水始知有長人矣還知丹霞意句俱到處麼不勞重舉似何必別商量

示衆云雲門正令誰肯提持禪苑良規汝還會否舉頭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有達此

理者麼

舉僧問九峰虔禪師承聞和尚有言諸聖間

出只是傳語人是否你向甚麼處峰云是能得這消息來

諱得僧云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和尚為甚麼却喚作傳語人果然疑着

峰云只為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喚作傳

語人巧說不如直道

師云僧問九峰古人道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

唐室集 卷中
兒孫意旨如何曰古人不謾語云如何是來底
兒孫曰猶守珎御在云如何是父曰無家可坐
無世可興復問諸聖間出只是箇傳語人豈不
是和尚語林泉道尋言逐句有甚了期口耳之
徒那堪共語峰曰是林泉道實語當懺悔爭肯
自謾心云只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為甚麼喚作傳語人好
笑這僧攀高接貴要釋狐疑殊不知擬心動念

盡落今時豈非傳語人也峰曰為他指天指地
所以喚作傳語人此豈非十字打開兩手分付
既不囊藏被蓋必應吐膽傾心當時僧便禮拜
可謂知恩報恩人間幾幾不意丹霞重宣此義
為伊說破頌曰

妙相圓明不可親

無近傍處

奴兒婢子自殷勤

從來

即

勢指天指地稱尊貴

且莫自嫌

也是傳言送語人

遭他笑惟

師云妙密難明巍巍相好擬之則識莫可識議之則智莫可知自無始來從今以去非凡情可測非聖解可量庸愚之流莫可得而親近者也設使朝朝暮暮兀兀騰騰覓茶姑姑尋酒姨姨一向世諦流布至今不得從良雖然用盡殷勤到了難為自在直饒指天指地獨貴獨尊第二門頭不勞出現子細看來手如白然燈前威音外無名無姓無是無非却救得一半擬乘白象

欲降王宮乃至出家成道說法度人安待不名傳言送語者歟只如尊貴一路未審合向甚麼處瞻仰還相委悉麼欲識誕生王子父鶴騰霄漢出銀籠

示衆云住持千嶂月孰可依栖衣鉢一溪雲誰堪承受儻肯舒心將去休愁信手拈來冬菰印莫錯搏跋西祖意試詳思忖有敢奔湊者麼

舉僧問九峰祖祖相傳當傳何事

誰敢妄傳消息峰

云釋迦慳迦葉富說破家門僧云如何是釋迦慳

無法可說峰云無物與人是名僧云如何是迦葉

富不惜家珍盡情分付峰云國內孟嘗君未為暢漢僧云畢

竟傳底事作麼生聲前一句圓音美峰云百

歲老兒分夜燈更熈何處不分明

師云世尊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

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

別傳今付摩訶迦葉為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

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又叅同契

云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

南北祖一日阿難問迦葉云師兄世尊傳金襴

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難應諾迦葉

曰倒却門前刹竿著汾陽昭云不問那知林泉

道用知作麼五祖戒云露林泉道漏泄雲門一

字禪翠巘芝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林泉

道這夢消息少人知相傳的意慳富緣由靈利
衲僧不勞重舉無物與人則財施有盡法施無
窮孟嘗君賢則四海五湖心幾人能出殼這僧
不識好惡復問畢竟如何峰以百歲老兒分夜
燈為對若也於此明得這畔無妨那邊不礙其
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辨路高低向
不明不暗處試看丹霞為伊出理頌曰

寂光影裏現全身

堂堂獨露

貴異天然迥出倫

比類

難齊家富兒奴偏得力

堪人誇羨

夜分燈火照西隣

幸有一陰地
何勞不為人

師云雲門道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
昏又石頭云迴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非向
背若向這裏會得即寂之照即照之寂靈光獨
耀迥脫根塵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
親果必如是甚生次第斯乃一切衆生本具靈
明覺性非吾強言豈非天然貴異迥出流倫雖

積代簪纓暫時落泊其柰屏風雖破古格猶存
特似家富兒奴體段終別况復將勤補拙看小
做姦於三更初夜月明以前剔晃晃心燈然煌
煌智炬不光東舍唯照西隣何也不是世情看
冷暖亦非人面逐高低若明劫外真如理管取
今時事不迷祖祖相傳的事莫只這便是麼言
中休取則句外可明宗

示衆云人將語探水將杖探深淺高低豈容混

濫可憐一點情塵致使半明半暗儻能輸已從
他敢保當時無憾莫有不放閑者麼

舉九峰在石霜作侍者

少當努力

石霜遷化後衆

欲請堂中第一座接續住持

好因緣是惡因緣

峰不

肯

歡喜未盡煩惱早來

乃云待某甲問過

若會先師意

如先師侍奉

未必口頭

遂問首座云先師道

休去歇去

坐看即不可

一念萬年去

猶有這箇在

寒灰

枯木去

切忌冷冷清清

古廟香爐去

全無一息

一條白練

去

染汗了也

且道明甚麼邊事

有甚不知

座云明

一色邊事

好語看說盡令人必定輕

峰云恁麼則未曾先

師意在

謝證

座云你不肯我那裝香來

都緣茅草

火燒却

乃焚香云我不會先師意香烟起處

脫去不得者

休認滿團便做天

言訖便坐脫

只因一轉語不

籍光

峰乃撫其背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

意未

在 半肯半不肯 誰不恁評論

師

云尋師訪道輔弼叢林居嘗親為石霜侍者

霜既歸寂衆請首座接續住持九峰勘辨甚有
來由故經云衆生被解礙菩薩未離覺何況首
座恃賴靜功非是侍者不肯許伊以逆順境款
款勘驗果露栓索難道八風吹不動今古鎮常
安一日曹山見紙衣道者來便問莫是紙衣道
者否衣云不敢山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衣云一
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山曰如何是紙衣下用
衣近前應喏便立脫去曰汝既解恁麼去何不

唐雲集
卷中
三
恁麼來衣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
如何山曰未是妙衣云如何是妙山曰不借借
衣便珍重却便坐化去山乃有頌曰覺性圓明
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旨昧心
差不與道相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
本真如是句中能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此與
九峰侍者不肯首座無兩樣也況石霜首座雖
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紙衣道者更解恁麼去

更解恁麼來曹山尚自不放出頭大抵情存向
背見處偏枯只貪滯跡沉空不管照芳續焰且
道利害在甚麼處自有丹霞與伊和會頌曰

戴角披毛異類身

猿中見猿
鹿中見鹿

寒灰枯木眼中

塵

誰能撥却

雖然未會先師意

用會作麼

爭奈臨行一

句

新若非丹霞
誰能賞鑑

師云先覺覺後自利利他接物利生妙用非一
即體之用兮把住放行全在我即用之體兮拈

來拋去更由誰所以披毛戴角異類橫身隴月
耕雲入鄺垂手設使寒灰枯木冷冷清清正眼
觀來皆為塵垢何一色而可定奪哉當時雖未
會先師意丹霞滿口許他道爭奈臨行一句新
雖此句是新何似當初對九峰侍者道恁麼則
未會先師意在這裏道的一句不更新鮮若然
則何必裝香坐脫令人撫背道先師意未會在
還知猿貶自由縱奪自在處麼衲被蒙頭萬事

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示衆云迷頭認影怎做得眼裏有筋越聖超凡
敢想必心中無事有真不掩偽善分別者麼

舉僧問大光誨禪師達磨還是祖否莫錯光

云不是祖劈腹刺心僧云旣不是祖又來作

甚麼你便光云為汝不薦先婆僧云薦後如

何照顧刺光云方知不是祖頭正

師云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初造石霜長坐不

卧麻衣草屨亡身為法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
霜知緣熟試其所得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
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光云有一人不求進曰憑
何云他且不為名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
云他亦不道今日是如是酬對往復無滯盤桓
二十餘祀衆請出世僧問只如達磨還是祖否
光云不是祖這僧迷已逐物以偽為真大光不
惜唇皮分明指示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僧不達此意展轉
狐疑又問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光云為汝不
薦可謂前箭猶輕後箭深猶自不知痛痒翻覆
更問薦後如何光云方知不是祖為伊十字轟
開更不囊藏被蓋欲使這僧不離花下路便見
洞中天丹霞藉此美景良辰分付賞心樂事頌
曰

少林續焰事堪奇

佳蓮傳
千載

臘夜方開雪後枝

清香遍九城黃蘗昔年曾有語道甚大唐國裏沒忘却禪師將謂

師云嵩山少林寺乃魏沙門跋陀製菩提達磨
應般若多羅之識梁大通元年泛舶至此土會
武帝問荅不契遂渡江之魏止洛陽嵩少面壁
九年遇神光立雪斷臂葉綴花聯心燈續焰者
矣筠州黃蘗希運禪師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
噉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

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
又作麼生蘗曰不道無禪只是無師林泉道若
不得後語前話也難圓大光不見有祖黃蘗不
道無禪還知二大宗師眼高四海傍若無人處
麼不踏今時路常遊劫外春

示衆云心麁者失豈免胡顏欺敵者亡不無懺
懺輸已等人者且道阿誰

舉強德二上座曾叅九峰不得點於路次見肩擔板

湧泉忻禪師騎牛不識

屬猴人本命屬虎人相衝

強云蹄

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

撩蟲剔竭

泉拍牛避路

鏡人不二上座至樹下憩息煎茶次泉亦至

不是冤家乃問二上座近離甚麼處

照顧挾鼻大

強云那邊

刺腦入膠盆

泉云那邊事作麼生

便下毒手

強提起茶盞

果是手亂脚忙

泉云此猶是這邊事那

邊事作麼生

三徑就荒歸便得舊時松菊尚芳馨

強無語

沒手來多

少時泉云莫道騎者不鑒

無因果不生

師云台州湧泉景忻禪師自石霜開示而止湧泉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邪上堂云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回去在為何如此蓋為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

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會薦取渾侖底但
管取心性莫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
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林泉
道不是苦辛人不知據湧泉強德一則逢強即
弱一則遇柔即剛一則舌藏鋒乃口隱雌黃一
則破膽麗豪史頭利腦正到有関把節處関口
無言祇麼休幸遇丹霞善能高鑒頌曰
芳草漫漫豈變秋

能為萬象主
不逐四時周

牧童白牯恣

優游

千自由
百自在

異中有路人難見

恰似暗
一般

却謂

騎牛不識牛

反責
他非

師云無根瑞草不假陽和異境靈芝非從造化
莽莽芊芊而雖蒙雨露青青黯黯而寂耐風霜
縱日月之遷流任歲寒之不變管甚春秋榮悴
何關冬夏交夷牧豎高歌牯牛踣跳閑邀過嶺
慢趨還家優哉游哉暢矣快矣以喻見忘執謝
心意豁然達道高流無拘繫也雖則異中來往

非同造次庸愚深藏底蘊莫可觀瞻故不得而見也嗟呼拍盲衲子却謂騎牛不識其牛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真所謂以己方人反遭受屈他時一縱芒繩斷袖手歸田不用鞭示衆云擬心即差下筆即錯世間無限丹青手到了終須畫不成莫有賞鑑者麼

舉僧問文殊禪師僧繇為甚麼繇志公真不得無下手處殊云非但僧繇志公亦繇不得身不覺

聖僧云志公為甚麼繇不得果是殊云彩繪不將來善說道理僧云和尚還繇得也無上殊來也

云我亦繇不得謙謙僧云和尚為甚麼繇不得一狐疑殊云渠不苟我顏色教我如何

繇王婆上磨且是一推

師云本來面目妍醜難評費盡丹青莫能傳寫這僧以世諦路頭夢宅陋質欲配法身焉得不霄壤懸殊者邪所以文殊據實祇對道非但僧

繇志公亦邈不得可謂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眼
不自見耳不自聞這僧本是鷄兒剛為俊鷄怎
不教文殊重重再按道彩繪不將來這僧放沒
底賴就口便嗔道和尚還邈得也無文殊本不
推三拉五昧已謾心稱實而論分明與道我亦
邈不得可謂虛空無面目何用與粧眉這僧不
識好惡漫費唇舌本意買綿却來賣絮文殊既
知抖擻不下不免推惡離已尋脫身計向他道

渠不苟我顏色教我如何邈林泉道出身猶可
易脫體道應難僧繇志公事跡投子頌古中具
載茲不復云別看丹霞如何舉薦頌曰

身光熾盛相巍巍

觀之不足
玩之有餘

妙手如何彩繪

伊

下筆
即錯

休問僧繇吳道子

總未
勤絕

志公他日不

能知

却說
親切

師云茶陵郁和尚悟道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
被塵勞閑鎖如今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雲

門亦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又
藥師本願經云願我來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時自身光明熾然照耀功德巍巍身善安
住皎網莊嚴過於日月幽冥眾生悉蒙開曉隨
意所趣作諸事業此亦方便誘進群迷其實見
在未來何曾有間任是妙絕匠手彩繪實難吳
道僧繇亦應討後然志公神異舉世咸聞欲對
丹青亦莫能委唐吳道子者姓吳名道元字道

子陽翟人舊名道子少孤貧客游洛陽學書於
張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未冠深造妙處若悟
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初為兗州瑕丘尉明皇
聞之召入供奉更今名復以道子為字由此名
振天下恁麼舉來志公神采還知否六耳不同
謀別時說向汝

示衆云跛挈痿羸無用處成真用處盲聾瘡癰
不風流處轉風流儻能踏碎情關便解掣開識

鎖且道誰是其人

舉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日到洞山時虔和

尚垂語有四種人且忌分別一人說過佛祖一步

行不得多是強法師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

不得必是座一人說得行得不唯誇大口一人說

不得行不得衆中如百拙那箇是其人尊鑒

柱出衆對云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者

只是無舌不許行都因五一人行過佛祖一

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難逃十一人

說得行得者只是函蓋相稱甜言美語一人

說不得行不得者斷命求活試作死如石女

兒披枷帶鎖曲爲今時洞山云闍黎分上又

作麼生事不細柱云該通分上卓卓寧彰明人不作

事洞山云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更不

不得柱云幻人相逢撫掌呵呵都在暗處

師云門庭施設萬種千般入理深談了無一語

左敲右擊正按傍提祇是要汝離心意識叅出
凡聖路學雪峰一日問德山從上宗乘學人還
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云不會至明日
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峰因此
有省爍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
鐵拗不折然雖如是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林
泉道放開一線許商量所以古德云說得一丈
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當初

九峰住洞山時垂語示衆舉此四種人說得行
不得行得說不得行得說得說不得行不得石
柱出衆應口酬酢既有來由非無意思慎勿競
空花濃淡爭兔角短長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
聞之必生恠故喻石女披枷帶鎖雖是無中出
有何奈去偽存真洞山復以本分鉗鎚重重楔
磕是他久經煅煉豈怕烹煎大冶精金果無變
色幻人撫掌呵呵處點鐵端能到十成頌曰

水底泥牛耕白月

切忌隨波逐浪

雲中木馬驟清風

不應趨漢鵲空

胡僧懶捧西乾鉢

縮手有分

半夜乘舟過

海東

氣急作麼

師云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
運落前溪果熟鯨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
在元是舊居西故般若智無師智自然智非學
解識情而可積習進趣無上佛祖之道邪不得
已赴水底泥牛藉雲中木馬耕白月於晴空驟

清風於曉野從教踈跳一任奔馳翻翻怒浪狂
瀾掣脫名韁利鎖管甚南泉懶牧任他支遁深
憐若知弄假像真自不費心勞力况胡僧懶墮
倦捧鉢於千門共商主超超擬乘舟於三島才
交半夜未至三更片帆早過海門東柔櫓久別
江岸北此雖捏合索恁評量須知意不在言且
對癡人說夢忽遇箇精細靈利者合作麼生道
枉搖三寸舌漫費一生心

示衆云正不居正入戶當堂慵正坐偏不垂偏

出門猶懶下階行覲面相呈時合作麼生回互

舉僧問曹山寂禪師五位對賓時如何大眼

眼山云汝今問那箇位事窮僧云某甲從偏小

中來請師正位中接當頭歸字家中禁山云

不接心真語僧云為甚麼不接休沒山云恐

落偏位中去平生心膽山復問僧祇知不接

是對賓不是對賓深窮妙理僧云早是對賓

了也不枉垂絲山云如是如是針芥相投處

師云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嗣洞山价因僧問五

位君臣旨訣山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

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

者舍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

非淨非正非偏故云虛玄大道無着真宗從上

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為正

位臣為偏位臣向君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

唐書集
君臣合道是無帶語僧問如何是君曰妙德尊
寰宇高明朗太虛云如何是臣曰靈機弘聖道
真智利群生云如何是臣向君曰不墮諸異趣
疑情望聖容云如何是君視臣曰妙容雖不動
光燭本無偏云如何是君臣合道曰混然無內
外和融上下平林泉道偏正若能無向背君臣
自不有差殊由是這僧取問五位對賓時如何
所以曹山反問汝今問那箇位此謂之點燈喫

飯兩家分明這僧不免道某甲從偏中來請師
正位中接山云不接林泉道棋逢敵手難藏倖
詩到重吟始見功這僧羸姦賣俏故意羅織道
為甚麼不接山云恐落偏位中去是知舉頭盡
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汝豈不聞雲蓋問
石霜萬戶俱閑即不問萬戶俱閑是如何霜云
堂中事作麼生蓋無對經半年方道得語云無
人接得渠霜云道則太聯道只道得八成蓋云

和尚又如何霜云無人識得渠何似曹山應只
便道不接若接豈非流落今時墮偏位中也山
復勘僧道祇如不接是對賓不是對賓林泉道
休辭入火重烹煉祇恐臨時是假銀這僧可謂
久經爐鞴慣受鉗鎚其實祇對道早是對賓了
也曹山利物情深老婆心切順毛勑導道如是
如是林泉道既是當家人索說着實話未審丹
霞看你麼生倒斲頌曰

月中玉兔夜懷胎

看你怎生

日裏金烏朝抱却

能黑漆崑崙踏雪行

正無正無

轉身打破瑠璃板

聲快平生

師云金烏東出玉兔西沒曉夜相續人皆知有

懷胎抱却妙密難明識情卜度知無數到了終
非杜撰成况此一事藉言顯理理本無言若說
無言死於句下恰與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云
慮忘為道侶也汝豈不聞花嚴大經云世法即

佛法佛法即世法莫於佛法中分別世間法世
間法中分別佛法又般若經云麁言及細語皆
歸第一義古不云乎是處語言皆合道誰家絃
管不傳心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豈虛語哉
又云明暗相叅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非久
叅上士莫可得而措置者也黑漆崑崙踏雪行
處正偏蕪帶理事叶通非言可及非說可說言
說俱忘猶帶識在不見道除時又起一重塵直

得轉身吐氣及盡玄微返本還源勦絕滲漏開
甚瑠璃碗琥珀盃收拾將來都令搥碎何也向
此若能離法愛不妨袖手伴閑雲

示衆云不須折柳何用擎杯比及臨岐須窮下
落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表丈夫心且道是
誰具斯作略汝還見麼

舉曹山辭洞山

人義道中
理當如此

山問子向甚麼處

去

見行千里
毋行千里

曹山云不變異處去

及盡今時
始得成立

洞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

再上金石

試曹山云

去亦不變異

果然無彈刺

師云負鉢挑囊任所之登山薦嶺為尋師一朝興盡投蠟聲爭忍來參去不辭蓋為恩露法乳擬效南回故恁伸誠取別文室洞山以養子

緣不免雷問道子向甚麼處去曹山深知這邊冷淡那畔相應故云不變異處去那知起心動念開口動舌早是變異了也所以洞山道不

異處豈有去耶此一則語有搜人短處有為人長處具眼衲僧不宜造次亦如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果然曹山告往知來顯仁藏用便道去亦不變異言至於此正偏兼帶理事混然當成事時即見體空於隨緣處本來不變汝等諸人十二時中居常恁麼行履何事而不辦哉雖然如是更向丹霞頌中參詳則箇頌曰

家家門掩蟾蜍月

清光何處無

處處鶯啼楊柳風

好音常在耳

若謂縱橫無變異

認着則不堪

猶如擲劍

擬揮空

終不傷鋒犯手

師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設教雖殊教化皆一經不云乎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何彼此而間別者也况汝本來真性妙覺明心迷之則觸途成滯悟之則坦蕩無拘儻若狂情頓歇鏡智圓明無一法而不周無一法而不遍塵塵非法

法尔何止家家門掩蟾蜍皎月之清光處處鶯啼楊柳曉風之美韻當可超情離見不應隨色逐聲若謂縱橫無變異者弃有着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猶如擲劍擬揮空丹霞恁麼道未審向甚麼處著落還相委悉麼轉盡無功伊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盤

示衆云漫臺高價自有新條本分商量索依舊例莫比尋常買賣非同往日看承有具別寶眼

者麼

舉僧問曹山世間甚麼物最貴誰敢錯山云

死猫兒頭履瘦僧云為甚死猫兒頭最貴然果

疑山云無人着價開口

斷當

師云世之徒知有用之必用而不知無用之大
用至若七珍八寶唯益貪婪何如四智三身可
增利益這僧擬索形山之寶如意神珠豈意曹
山以不貴之貨打發學人道死猫兒頭這僧若

便承言滯句墮落常情向貴賤上鑽研於行市
內窮究直至彌勒下生也着交不得這僧果然
滿肚懷疑整理不下道為甚麼死猫兒頭最貴
惹得曹山盡情吐露道只為無人着價且道不
作貴不作賤合作麼定奪還知麼若是牙人逢
販子兩和交易自無差頌曰

腥臊洪爛不堪親莫動觸動輕輕血汚身我

甚何事杳無人着價不識為伊非是世間珍道

希逢
罕遇

師云古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喻至極之道故以死猫兒頭對之臊腥洪爛者穢惡狼藉之甚也故不堪親近而况大道宣漠虛廓寂寥小根小智之流貪奢侈樂榮華粧飾盡瓶留連濁世那肯趣寂寥之大道乎此乃不堪親之緣緒也觸動輕輕血汚身者於事易晚於理當明若肯念茲在茲將錯就錯常作不淨觀頓弃有為

身胖脹青瘀臭惡現前此豈非濃血恒汚心田者也曹山舉處無人着價不可怪伊為非同世間珍寶而眩惑人眼此正合着石頭道住此庵休作解誰誇鋪席圖人買回光返照便歸來廊遶靈根非向背林泉恁麼鏤冰琢雪闌空鎖夢掉老婆舌念合嬰孩是與曹山着價不着價還知麼自古以來常恁道賣金不遇買金人示衆云潛通劫外曲為今時既能綴葉聯枝爭

免蜂遊蝶戲只如蠱惑之際合作麼生裁斷

舉靈泉問踈山仁禪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

這邊句是那邊句得坐披衣山云亦是這邊

句巧說不泉云如何是那邊句開口牢藏舌

山云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無

能唱出幾箇是知音

師云萬木凍欲折孤根暖獨回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既分春意必落今時絕後重甦欺君

不得祇知始與他合到了終非自利不見道密

移一步六門曉無限風光大地春這邊那畔顯

然無忒偏來正去豁尔寧差靈泉雖恁疑看是

他據實通報道亦是這邊句豈免疑情有邈玄

路周遮的確商量親切話會復問如何是那邊

句是他踈山老漢不惜眉毛撥向上開縱無礙

辯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十字打開兩

手分付道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栖無影林

子細看來這邊尋不見那畔覓無門頌曰

滄海無風波浪平

高低

烟收水色虛涵碧

上下

真

通寒光一帶望何窮

觀之不足

誰辨箇中龍退骨

罕逢

明鑑

師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秋漁舟別古岸停棹宿灘頭管甚無明海濶業習風恬識浪狂波任伊平穩直得烟收霧斂龍隱魚潛水色虛涵而碧落寂寥寒光潏灩而丹霄縹緲枉將有限

擬趁無窮劫波空處妙難傳至理明時應自委深深莫辨隱隱那窺匹似箇中覓蒼龍之退骨爭如向上看丹鳳之冲霄不拘這畔那邊論甚今時劫外昧之者觸途成滯明之者到處優游活句休同死句叅鷓鴣啼在深花裏

示衆云預脩不虞肅宗帝曾施孝道請垂梯致忠國師豈恡慈悲後來到處興功往往增添價例莫有會商量者麼

舉僧與踈山造壽塔畢來白踈山般塲山云

汝將多少錢與匠人官憑僧云一切在和尚

議則山云為將三文錢與匠人為將兩文錢

與匠人為將一文錢與匠人尋常語裏若道

得與吾親造塔和尚幸是大僧無語機下一句臨

難後舉似大嶺走口嶺云還有人道得麼青

誰管你僧云未有人道得莫累嶺云汝回舉

似踈山道大嶺聞舉有語云若將三文錢與

匠人和尚今生決定不得塔作要若將兩文

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垂一隻手徒勞若

將一文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招惡

報其僧回舉似踈山乘往山具威儀望大嶺

禮拜嘆云大嶺古佛放光射至此間惺惺惺

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且恁將大嶺後聞

此語云我恁麼道也是龜毛長三尺識誰

師云魏府老元花嚴示眾曰佛法在日用處行

住坐卧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祇如這僧
恁麼問踈山恁麼荅且道佛法其安在哉你若
向三文两文一文上追求本利俱失受窮一生
枉費功夫湯勞神力其僧果落圈圈閉口無言
不辭途路奔波擬決情懷疑慮遂至大嶺重伸
詢問是他大嶺見義勇為當仁不讓便與從頭
酬價道若將三文錢與匠人和尚今生決定不
得塔何故勞而無益為伊多酒慢功若將两文

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兩不相虧
並無懸欠若將一文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
墮落皆為踈山一毛一拔還知林泉恁麼判斷
處麼醉漢口沒量斗開割炒胡厮毆半窓凉月
酒醒時燈火清熒何所有其僧回舉似踈山
具威儀望大嶺禮拜嘆云將謂無人大嶺古佛
放光射至此間此之所謂欲要佛法與無過僧
敬僧豈非贊之雙美者也踈山云雖然如是也

是臘月蓮花林泉道休嫌開較晚本是強生枝
大嶺後聞此語云我恁麼道也是龜毛長三尺
林泉道從教太嶺誇長短一任諸方漫較量蓋
為利物情深隨波逐浪致使丹霞二俱看破頌
曰

清風吹動釣魚舡

住復

無際

非唯端

句者迷

澄江浪接天

靜動

靜動

靜動

靜動

靜動

一原堪笑錦鱗爭戲水

句者迷

到頭俱被曲鈎

句者迷

牽

皆為承

言者喪

言者喪

言者喪

言者喪

牽

皆為承

言者喪

言者喪

言者喪

言者喪

言者喪

言者喪

言者喪

言者喪

言者喪

言者喪

言者喪

言者喪

師云性海汪洋辭源浩渺穩駕慈航釣絲輕梟
既被慧風鼓扇不無識浪翻騰致令遠接禪天
解使虛含心月引流泉之不絕三文兩文而莫
可輕酬逗阿賭之具陳千貫萬貫而亦難塞命
叢林衲子恣意評量塵世高流無不濃茸若錦
鱗之戲水逐華藻之翫身日貪香餌忽吞鈎渾
似尋言逐句者所以先德云離心意識叅出凡
聖路學還省得麼休被業錢閑使作朝晡計筭

費神思

示衆云方來便去特放個儻縱橫正按傍提祇要英靈俏措且道誰恁老婆心切

舉雲居膺禪師上堂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

賤用道合平常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合道從

天降下則貧寒有心用處還應錯從地湧出則富貴

無意看時却宛然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將相本無種男

兒富自強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恁沒轉

裏一言迴脫獨拔當時根塵如透脫言語不

要多多則無用處維摩一點千載難忘

師云陸堂上堂元無二種聚衆集衆只是一般

朝夕不廢指南便是人天眼目自百丈以來立

禪居設法座開闢祖道訓誨學徒故有頌云入

門無佛殿說法有虛堂祇此傳心印當知是法

王直至於今典刑具在當是時叢林尤盛雲居

所以依法作法振領提綱開發後進進豈忘慈悲

唐詩
故垂語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是汝靈知
不昧本有之性不假他求匪從人得何敢輕微
賤用者邪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既具正知
正見雙眼圓明六根解脫何咨嗟厭惡而可縈
繫哉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湧出則富貴林泉
曾有頌云負富應知祇在人乾坤元不有疎親
隨家豐儉元平等幣服華房各任真門裏出身
易身裏出門難不見天童道草漫漫門裏門外

君自看荆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且
隨老木同寒瘠將逐春風入燒瘢動則埋身千
丈不動則當處生苗若定若動當人變弄埋沒
生苗休關打關一言迴脫獨拔當時正是古靈
道底靈光獨耀迴脫根塵正當此是若是洒洒
落落何慮不能超群拔萃者也雖道言語不要
多多則無用處點檢將來大似擔枷過狀揚聲
止響祇如許一落索有用處無用處是他丹霞

自知下落頌曰

門頭戶尾事千差

徒勞屈指從頭數

了盡猶來未到

家

玲孀辛苦幾時休

明月堂前無影木

能為萬象主

嚴凝

雪夜正開花

不逐四時周

師云門門有路戶戶無私明之者弄影搖頭昧之者磕天絆地非止斜街暗巷生客頭迷亦猶深院幽庭愚夫意慄忙忙世事杳杳塵緣污衲心田昧昏道眼何止千差而已哉縱使見忘執

謝捨妄歸真翳金屑於眼

去

山於心上去

却一弓拈得七笑倒雲門

六不收所以道直饒

玄會得猶是眼中塵

此雖半路抽身終未到其

家矣當可從偏入正兼帶

通向明月堂前受

用時時九夏於太陽門下看承

日日三秋無影

林中列森森之古木大庾嶺上綻馥馥之寒梅

既逢凜冽深冬必值嚴凝雪夜遂豎起拂子云

一花五葉正開時休往前村獨自覓

示衆云薦直去處決省盤纏舉意問時不無猶豫
端然指出長安道爭奈時人不肯行莫有西
出陽關要錢送者麼

舉僧問青林虔禪師學人徃往時如何迂迴作麼

林云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早是破見怕更把麻胡說

僧云當頭者如何甚的大如割捨林云喪子命根心

快僧云不當頭時如何却又着忙林云亦無迴避

虔天寬地濶無處安身僧云正當恁麼時如何坐着即不堪

林云失却也終日尋不得僧云未審向其麼處去

果然不林云草深無覓處佛眼窺不見僧云和尚

也須隄防始得慈悲生患害林撫掌云一等是箇

毒氣明眼人前一場漏逗

師云短長亭畔路迢遙多幸臨岐肯見招若遇

窮途休慟哭縱橫無處不通霄這僧擬手徃徃

那知已早周遮况洞山云向道莫去歸來背父

故青林以死蛇誑他恐犯當頭於身無益這僧

不顧危亡放沒抵賴道當頭者如何不見雪峰
示衆云南山有條艷暈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
長慶云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青林舉慶
好本多同這僧雖有走智未必獲安不見永嘉
道弃有着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設使不
當頭亦無迴避處這僧無可奈何往前當賭道
正當恁麼時如何林云失却也秤槌移到徹梢
頭忽然拶落翻斤斗這僧亦不放閑又問未審

向甚麼處去將謂知下落不免折便宜豈想青
林撒手離脚當面諱却道草深無覓處殊不知
已露拴索被伊窺破道和尚也須隄防始得這
僧特似喫苦不甘當仁不讓致使青林撫掌云
一等是箇毒氣未審這僧還知痛痒也無丹霞
回風恬浪靜處着眼傍觀頌曰

長江澄澈即蟾華

水月

交光滿目清光未是家

枉恁

奔借問漁舟何處去

隄防動

夜深依舊宿蘆

花

切忌靜
沉死水

師云性水真空湛玄淵而澄江似練禪天心月皎祖域而皓彩如銀所以道清光照眼似還家明白轉身還隨位直得正不居正偏不垂偏恁麼會得無死蛇之可遮攔有活句之可救濟任伊徑往縱汝當頭若能明得劫初時愁甚草深無覓處且恁收綸罷釣趨岸停舟不消借問緣由何必追求去處兩頭截斷中道非安向夜深

時撥轉舡頭於水寒處不離沙觜既依舊曾宿蘆花想從此不虧蒹笠若解隨流深得妙肯教住岬即迷源

示衆云潛續命根故有生而有滅圓成道果本無去以無來任伊利齒靈牙一任橫嚙豎咬正當此時與解腕者麼

舉僧問龍牙遁禪師二鼠侵藤時如何

禍不單行

牙云須有隱身處始得

指示分明

僧云如何是隱

身處

便風

牙云還見儂家麼

眼巧不如
樺子比

師舉賓頭盧為優填王說法經云我今為王略說譬喻王志心聽昔日有人於曠路中逢大惡象之所馳逐狂懼走突無所依怙見一丘井即時尋樹入井中藏有黑白二鼠牙嚙樹根此井四邊有四毒蛇欲螫其人而此井下有三毒龍旁畏四蛇下畏毒龍所攀之樹根其動搖樹上有蜜兩三滴墮其口中於時動搖敲擊蜂窩衆

蜂散飛咬螫其人有野火起復來燒樹大王當知此人苦惱不可稱計而彼得味甚少苦患甚多大王曠野者喻於生死彼男子者喻於凡夫象喻於無常井喻於人身樹喻於人命黑白二鼠喻於晝夜樹根者喻念念滅四毒蛇者喻於四大蜜者喻於五欲衆蜂喻惡覺野火者喻於老薰下三毒龍喻於死亡墮三惡道是故當知欲味甚少苦患甚多這僧既知是事怎不着忙

而求決擇牙亦不負來問具實指示道須有隱
身處始得這僧的欲離生死聞斯一語怎不
根尋道如何是隱身處牙不惜情劈面便道還
見儂家麼普益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
使來追僧告曰某甲身為主事未暇修行乞容
七日得否使曰待為白王若許七日後來不然
須更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其僧了
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着時如何抵

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林泉道曹司易勘
一款便招這僧雖是臨渴掘井一鍬便見黃泉
儻能如此隱身何必悵惶怖懼頌曰

寒月依依上遠峰

光分萬象

平湖萬頃練光封

影散

千波

漁歌驚起汀洲鷺

已往

飛出蘆花不見蹤

許伊

具眼

師云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此夜一輪漏清
光何處無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

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
惜也無時有僧問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
甚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既不知為甚麼不在
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林泉道莫承
言休滯句行則行住則住不應頻藝返魂香直
須斫倒栴檀樹况平湖萬頃絕點純清巨浪千
尋真當流注泛釣舡於峽口停短棹於灘頭漁
歌驚起鷺雙飛蘆葦畔邊尋不見轉功就位月

臨洲渚而踈影微分借位明功烟鎖沙汀而寒
光獨耀具眼禪人若為回互隱顯全該如委悉
正偏兼帶自分明

示眾云琴瑟笙篴聽他何礙汝青黃碧綠識得
不為寬任伊豎判橫批看我朝三擲四莫有知
音可嘉者麼試請辨看

舉白水仁禪師上堂云老僧不欲向聲前句
後鼓弄人家男女

此處無金二兩
俗人沽酒三升

何故聲且

不是聲色且不是色

翻祖倒棒
任汝裁劃

時有僧問如

何是聲不是聲

莫是
聾麼

水云喚作色得麼

多虛
不如

少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

莫是
瞎麼

水云喚作聲

得麼

巧說不
知直道

水復云且道對闍黎話為闍黎

說

老老丈丈
顛言倒語

若向這裏會得許你有箇入路

和尚還
曾出麼

師云瀟山一口餒鴉生飯回頭見仰山曰今日

為伊上堂一上仰云某甲隨例得聞曰聞底事

作麼生云鴉作鴉鳴雀作雀噪曰爭奈聲色何

云和尚適來道甚麼曰我道為伊上堂一上云

為甚麼喚作聲色曰雖然如是驗過也無妨云

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瀟豎起拳云終是指東

畫西曰汝適來問甚麼云問和尚大事因緣曰

為甚麼喚作指東畫西云為着聲色故某甲所

以問過曰並未曉了此事云和尚得曉了此事

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云一月千江體不分水

曰應須恁麼始得云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
異名曰作麼生是異名底道理云瓶盤釵釧券
孟盆云寐子說禪如獅子吼驚散狐狼野于之
屬林泉道父聞子健恨不殺身想來臃膊豈肯
外屈只如仰山聲色與疎山聲色是同是別一
法雖無異三人乃見差瀉仰酬酢厮殺無過父
子兵疎山這僧一言道斷處千古意分明為人
手段盡在於斯更看丹霞盡情出理頌曰

色自色兮聲自聲

要一不守本分

新鶯啼處柳烟輕

明

一二不生萬法無咎

一併門門有路通京國

七通八達

三島斜橫海月

師舉三平頌云祇此見聞非見聞更無聲色可
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恁麼
看來新鶯啼處任喉舌巧轉笙簧嫩柳搖時儘
烟靄輕籠翡翠楞嚴經云見聞如幻醫三界若
空花聞復醫根除塵消覺圓淨會至於此門門

有路家家門外透長安件件無私處處綠楊堪
繫馬論甚十洲三島四海五湖橫片月於晴空
攢三星於秋月直得心心無間念念無差若色
若聲盡聞盡見似電光石火兔角龜毛畢竟待
于他甚事何也司空見慣應為尋常
示衆云北斗似杓南斗似瓢任伊斟酌暖日涼
飈冬至寒食一百五須知節氣不相饒到此莫
有解吞吐者麼

舉僧問洛京白馬儒禪師如何是法身向上

事

高高標
不出

儒云井底蝦蟆吞却月

非思量處
識情難測

師舉踈山問瀉山云法身之理理絕玄微不奪

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

瀉舉起拂子踈云此猶是法身邊事瀉曰如何

是法身向上事踈奪拂子招折擲向地上便歸

衆瀉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林泉道知音方委

悉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龍曰不

奈何僧云恁麼則吞却去也龍曰一任吞僧云吞後如何曰好蝦蟇林泉道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向外明宗若肯恁麼會去方知無說說始信不聞聞所以杜順和尚亦有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汝等諸人稍知痛痒必不倚官挾勢番悔藥錢何也近日王令稍嚴誰敢妄傳消息頌曰

九重深密視聰難

端拱無為

玉殿瓊樓宿霧攢

師望

不天然

燮理盡歸臣相事

須假傍來

輪王不戴寶花冠

尊貴

師云八識心王號至尊四臣不昧理乾坤法身向上無餘地枉近重圍望五門既九重深密必視聽應難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所以玉殿瓊樓攢濛濛之宿霧龍庭鳳闕生裊裊之祥烟洞山道夜明簾外古鏡徒輝空王殿中千光那照垂衣至治

拱密威嚴皇化無為理當朝賀內紹外紹須明
劫外今時念茲在茲休背這邊那畔調停鼎鼐
燮理陽陰儻能戡國晏然自是心城寧謐輪王
何必戴七寶之花冠冢宰應須酬一人之寶位
恁麼奉重少分相應幸勿時中辜恩負德還能
盡忠盡孝依而行之麼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示衆云恰待南山起雲却早北山下雨捉住東
海鯉魚走了西巖猛虎有敢當賭者麼

舉九峰虔禪師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

一着落在第二

將謂狐
鬚赤

雲門出衆云昨日有

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

更有赤
鬚狐

峰云來日

不得普請便下座

姦不厮謾
壯不厮欺

師云普慧雲興百問脫脫而出自習中普賢瓶
瀉千酬滾滾而演於舌上凡愚莫並今古無儔
不意像季以來英傑間出於問答之際切瑳其
間越凡情超聖解沒窠臼絕滲漏短小明白者

無如乾峰雲門而已哉此則公案非九峰度禪
師示衆之語乃洞山法嗣越州乾峰和尚之語
也峰一日上堂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
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
雲門出問庵內人為甚麼不知庵外事峰呵呵
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峰云子是甚麼心行
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峰云直須與麼始解穩坐
門應喏喏又一日上堂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

一着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
來却徃徑山去林泉道無孔笛逢甌拍板這般
曲破少知音峰云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林泉
道得法旨雲門於禪悅中得大自在遊戲三昧
未必不由乾峰睦州切瑳琢磨之力者邪只如
未開口時還有道得者麼頌曰

聲前一句口如眉

言清淨

佛祖從來總不知

却

親昨夜崑崙閑說夢

休寐語

白頭生得黑頭兒

有甚
奇特

師云大辯若訥大智如愚幾人於此能較鎚銖
所以道有緣不是余朋友無用雙眉却第兄莫
道聲前無句自是闍黎不聞於此若聞甚生次
第不見道萬籟有心聞不得孤囀無耳却知音
莫恠佛佛祖祖從本以來總不知有南泉亦云
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宗門有四
知有一知有二不知有三知有了不知有四不

知有後真知有不意昨夜崑崙閑來說夢雖是
詐惺惺不如粧瞢瞢他若識破伊看你甚眼孔
又道白頭生得黑頭兒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
衰莫貪尋意路枉使惹塵埃畢竟合作麼生商
量燈籠逢露柱拍手笑呵呵

示衆云反常合道上乘菩薩信無疑即物明心
中下聞之必生恠端的為人處在甚麼處

舉僧問天童啟禪師如何是應用無虧的眼

伊不見一法即如來
方得名為觀自在童云恰如瞎一般便吐肝
腸說與

師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
如來況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若向這裏覷得破認得真事理圓融遮照無礙
用互興正偏徧兼帶無一法而不周無一法而
不遍豈非應用無虧者邪祖燈錄云寶應省念
禪師上堂曰諸尚座不得盲喝亂喝尋常向汝

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
主若有二賓二主即是兩箇瞎漢林泉道若非
法花誰能窺透萬松贊湛然真云大悲千臂俱
肱一指錯認湛然手中拂子瞎林泉道轉見分
明且道此瞎彼瞎是一是二還道得麼撥開妙
淨圓明眼識取吉祥安樂人頌曰

盲聾瘡痂迴天真

無用處成

眼似眉毛道始

隣不風流慶

昨

夜東君潛布令

遠近

黃鶯啼

慶綠楊春

高低
晉應

師云跛挈痿羸盲聾瘖瘂百不可取一無所堪
衆中如百拙一世你閑人樂天知命去偽存真
李屏山有詩云君不見嚴子陵掉頭千戶侯釣
臺霜冷一羊裘又不見龐居士家財千萬貫西
江月冷夜沉舟近得南華真人之四印貴莫貴
於無所屈富莫富於無所求樂莫樂於無所苦
喜莫喜於無所憂若能任此天真不枉持聾作

瘂只可見如不見聞似不聞妄境若消除真心
自不昧此豈不是眼似眉毛道始隣者哉雖然
恁麼忘蹤滅跡洞達玄微應須曲為今時潛通
劫外免使靜死水滯在一邊幸遇東君布令
和氣氤氲適當化母垂慈韶光熺燁故命金衣
公子出幽谷遷喬木綠楊枝上喉舌調叔夜之
焦桐紅杏園中毛羽刷陶潛之嫩菊非無賞鑒
自有知音論至於斯若為話會還知麼七慶徵

心心不有八還辨見見非無
示衆云有心用處還應錯因果難評無意看時
却宛然聖凡莫測有箇秦不收魏不管的衲僧
未審向甚麼處安排則是

舉僧問洞山詮禪師清淨行者不上天堂破

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直待別時來分明向汝說山云

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師云真淨界中無異念浮塵堆裏有殊途脚跟

點地英雄漢凡聖應知總不拘舍利弗言犯重

比丘不墮地獄清淨行者不入涅槃非應供非

不應供非盡漏非不盡漏於法平等住故是知

無天堂可欣無地獄可怖李留後端愿問達觀

禪師曰人死識當何所歸荅曰未知生焉知死

對曰生則端愿已知曰生從何來李留後擬議

達觀堪其曾曰只在這裏思量箇甚麼對曰會

也只知貪程不覺蹉路達觀拓開曰百年一夢

又問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荅曰諸佛何無中說
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中覓無手檀水月堪笑
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
怖在心善惡成就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進
曰心如何了荅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
後心歸何所達觀曰且請太尉歸衙林泉道不
因師指示幾乎錯商量洞山荅處可謂忘言絕
慮越聖超凡擊碎玄關掣開金鎖何天堂地獄

而可收係者也故丹霞不惜唇皮為伊頌出頌
曰

相好巍巍大丈夫

不勞贊歎

一生無智恰如愚

肚裏

非常從來佛祖猶難望

瞻仰不及

地獄天堂豈可

拘

兩頭坐斷獨露真常

師云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妙體如如聲光浩浩
磊磊落落巍巍堂堂丈夫相堪紹法王此豈
非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者邪雖則一

生開散百事無成縮德靈疵內慙外僧大巧若拙大智如愚古德有語云我見持齋守戒者亦不敬我見破齋犯戒者亦不輕何也持齋守戒者出家本分事也破齋犯戒者凡夫地面也所以道不敬持戒不輕初學若能愛惡情忘持犯自然平等既佛祖尚難窺窬想地獄天堂決莫得而拘束者也若然則因果何在還知麼了則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

示衆云窮玄究妙好肉剜瘡絕學無為靈龜曳尾起情離見處有道德的麼

舉僧問北院靜禪師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曙色未分人盡望

院云異境靈枝覩者皆羨

鉢籠乍開蛇

啞

僧云見後如何

及乎天曉也尋常

院云葉落已枝

摧風來不得韻

底穿蕩盡冷秋

師云京兆府永安院善靜禪師謁洛浦浦罽之客入室乃典園務力營衆事一日有僧辭浦浦

唐書集
卷中
曰四面是山關黎向甚麼處去僧無對浦曰限
汝十日下午語得中即從汝去其僧冥搜偶入園
中師問曰上座既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
以堅請代語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那礙
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不得道是某甲語
僧遂白浦浦曰誰語云某甲語曰非汝語僧具
言園頭見教浦至晚上堂謂衆曰莫輕園頭他
日座下有五百人在後住永安衆餘五百果符

洛浦之記住後僧遂問此牛頭未見四祖因緣
牛頭法融禪師居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
有百鳥嚙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
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
道人否云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曰那箇是道
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十里許有一懶融見
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融
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融曰

觀心祖云觀是何人心是何物融無對或作禮
云大師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
西云還識道信禪師否曰何以問他云嚮德滋
久異一禮謁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云因何降
此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融拈後面
曰別有一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
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融云猶有這箇在曰
這箇是甚麼融無語少選祖却於融宴坐石上

書一佛字融親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融未
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以頓教法門而開發之
後嗣四祖之道這僧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北院
不負初心具實酬對幸勿向皆羨不得韻處情
識卜度死在句下頌曰

寶杖親携挂翠纓

曲為今時

徘徊常逸玉階行

左

逢轉身就父無標的

同氣連枝

拈却花冠不得名

誰敢觸諱

師云永嘉道降龍鉢解虎錫兩鉢金環鳴歷歷
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由是常徘徊
於今時路上兼彷徨於建化門中利道拔生
應緣施設雖處玉堦金危翠幙珠簾有時隱而
彌彰有時顯而不露既解轉身就父必然不隨
偏方雖無標的甚有來由拈却花冠是何名姓
還知麼有名呼不得無位可安排
示衆云未到無心須要到切切咨參既到無心

無也休欸欸放下若也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
迷不涉迷悟一句合作麼生道

舉僧問青峰楚禪師大事已明為甚麼亦如

喪考妣

雖盡情塵猶存法愛

峰云不得春風花不開及

至花開又吹落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師云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嗣洛浦一日浦問
曰院主甚處去來師云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
云樹上總是曰得即得汝向後住箇雪窟定矣

林泉道靈山授記也不似今日僧問大事已明
為甚麼亦如喪考妣師云不得春風花不開及
至花開又吹落青峰峇處比興連類不捨慈悲
方信道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舡故經云汝等
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如或不尔雖然撥盡黃金屑猶撒塵沙在眼中
儻能就路還家何必傳消息信頌曰

家山歸到莫因循

草鞋錢還了也未

竭力寅昏奉二

親

不得

機盡功忘恩義斷

釐快平生

便成不孝聞

提人

家醜外揚

師云貧子喻中曾指注鈴鐺辛苦枉蹉跎曲垂
方便親分付輒莫因循使在科所以道孝當竭
力忠則盡命何止寅昏而可奉重當盡形慎終
追遠而已吾佛以無緣慈憫念衆生輪迴六道
迷昧三身縱貪嗔癡恣身口意辜負已靈埋沒
家寶幾不似貧子鈴鐺辛苦者歟儻能一念回

唐堂集
卷中
光便同本得於十二時中佇意勤修及善保護
不忘佛祖莫大深恩幾不似寅昏奉親者歟湧
泉忻禪師上堂云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
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
少萬中無一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
道輪回去在為何如此蓋為識漏未盡汝但盡
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
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

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汝尚不會薦取渾淪底
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
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林泉道
當可前思免勞後悔若不如是迷真執妄逐句
尋言背親向踈外好裏弱幾不為無性闡提不
孝者歟雖然如是還有知恩報恩者麼一氣不
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示眾云聲前薦得浩渺難窮句後承當奔波不

已未審截流之機合作麼生漏泄

舉木平道禪師問洛浦一漚未發時如何辨

其水脉了破也浦云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

具眼禪人平不契話不投機乃叅蟠龍還問

前話孤疑了龍云移舟不辨水舉棹即迷

源但有纖毫即是塵

師云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此豈非待要向空劫

前時暗通一線不想洛浦假令時易知易曉處

對他道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決不可作合

頭語繫驢橛會就中慈悲太甚誘進初機木平

終是英靈衲子個儻禪和不受磨礱再買草鞋

復叅蟠龍理前語問果是蟠龍觀根授道說法

投機用威音王佛無孔鐵箍向頂門上擊道移

舟不辨水舉棹即迷源果然認痛從茲悟入其

後僧問如何是木平曰不勞斤斧云為甚麼不

勞斤斧曰木平林泉道若能不守玄關省人多
少心力斯事且止只如看客兩停處且看丹霞
如何裁斷頌曰

金烏玉兔兩交輝

日出連山月圓當戶

照破威音未兆

時一點靈光

不覆藏

若謂青霄別有路

枉費盤纏

木人依

舊皺雙眉

多愁早老

師云無影林中高懸日月不萌枝上暗辨春秋
若非天眼龍睛怎覩透威音那畔禪天恢廓縱

鵬鷗以優遊性海汪洋任鯢鯨而變化師資緣
會針芥相投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或即理之事
或即俗明真倒用顛拈無可不可所以道如王
秉劒由王意殺活臨時得自由或依實際不受
纖塵或住化門不捨一法雖然萬別千差到底
終歸一揆青霄有路終須到金榜無名誓不歸
可賞木平得遂斯志還知別有奇特處麼石火
光中成聖道木人何用皺雙眉

示衆云岐分派列皆從阿耨達池葉墜花聯不
離耆闍山內波及靈鷲蔓衍楞伽後來留至少
林果遇神光立雪莫有同氣連枝者麼

舉僧問潼泉禪師如何是相傳底事

徒勞
誑會

云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

切忌
咬嚼

僧云請師

挑剔

誰敢
下手

泉云搥鼓轉舡頭掉穿波底月

將心
用心
轉見
病深

師云郢州潼泉山

或作
相泉

禪師叅黃山山問天門

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塾
戶不開龍無龍句山云是你恁麼道曰是即直
言是不是直言不是云擺手出漳江山復問予
和到處荆山秀玉印從教天下傳時如何曰靈
鵲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山深肯之在
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莫向拈花處會休於
微笑時猜面壁九年終難訴說立雪齊腰將勤
補拙其實相傳一事唯佛與佛乃能知之這僧

既垂此問怎便乾休故以龍吐長生水魚吞無
盡漚為酬雖指魚龍暫時吞吐似這僧吞吐
不得不免調三幹四更請挑剔是他撞泉随流
得妙慣釣滄浪信手拈來信口便道搥鼓轉舡
頭掉穿波底月若遇知心可腹伶俐衲僧何必
丹霞重宣此義頌曰

依依半月沉寒水

用心

耿耿三星碧落攢

意

參詳昔日雲巖曾漏泄一人傳靈金輪王子寶花冠

萬人傳實

師云慶喜被徵曾不見神光追究卒難忘三星
半月橫空處方寸無由得較量莫便於寒水中
尋休漫向碧落邊覓枉費神思及勞心力妙有
不有還如陽焰翻波真空不空何似旋嵐偃嶽
若能向即心自性成就慧身處見諦明白甚生
次第昔日僧問雲巖二十年在百丈巾餅為甚
麼心燈不續巖云頭上寶花冠還知丹霞重翻

舊業的意麼寸心如不昧萬法自分明一欸便
招處方知不隱情

示衆云攝境歸心爭肯靜死水應緣利物寧
教動落今時儻能定亂兩融自解真俗一致向
鋪眉苦眼處合作麼生指示

舉僧問百巖禪師

如何是禪

窓前骨
命脈

巖云古

塚不為家

爭肯思窠
裏作活計

師云新羅國百巖禪師嗣谷山藏藏嗣石霜諸

青原七世之孫也這僧問處深窮妙理欲辨根
源百巖荅時不悵慈悲分明指示若認癡猫守
窟以為至道遠之遠矣故曰古塚不為家昔林
泉住萬壽時上堂示衆云禪禪非正非偏無意
路有玄淵超今邁古絕後光先但能忘影迹何
必守第筌直指人心見性須憑祖意通玄九年
面壁真消息端的其中有祕傳至元九年秋奉
詔入內臨大殿對御及帝師即命講禪遂舉圭

峰禪源詮曰梵語禪那此云思惟修亦名靜慮
皆定慧之通稱也禪為萬法之源故名法性花
嚴經說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楞伽
經說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
說然禪者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
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
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
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

若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偏智性本自
具足依此而修者是寂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
禪達摩以來遞代相傳者是比如來清淨禪也
上曰在先有問皆言無說汝今云何却有說那
進云理本無說今且約事而言上曰何故理無
言說進云理與神會如人食蜜若問蜜之色相
紫白可言若論味之形容實難訴說上問帝師
此語是耶非耶帝師曰此與教中甚深般若了

無異也復問祖師公案乃舉六祖風幡因緣非
風旛動仁者心動帝師曰實風幡動何名心動
進云一切唯心萬法唯識豈非心動邪折辨抵
暮出內而散或曰林泉答禪何太纖廬乎但向
道捏聚放開全在我廣敷略說更由誰復看丹
霞如何折合頌曰

故國清平久有年

阿誰不知

白頭猶自戀生緣

光

歌牧童却解忘功業

人不得妄想

懶放牛兒不把

鞭

且莫養心大膽

師云長安雖是鬧我國本儵然歷劫常如是休
云久有年不見石霜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
若然則正是鬼窟裏作活計從始至末自少及
老並不遺時失候雖是念茲在茲大似不捨生
緣而已所以太白山明和尚作十牛圖具明斯
事故云人牛俱不見正是月明時直饒物我一
如心法無二更索向林泉門下叅三十年何故

如斯不見僧問英州大容殊禪師如何是禪曰
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云不問這箇蟬曰你
問那蟬云祖師禪曰南華塔畔松陰裏飲露吟
風又更多恁麼舉似將來還會得也麼休於言
下覓莫向句中求
示衆云長亭側畔擬心則鷄過新羅單堠傍邊
動念則帆歸遠浦莫有縱橫得妙不涉纖塵的
衲僧麼

舉僧問百巖和尚如何是道

步步踏著

巖云徒勞

車馬跡

香輪莫輾青青破
留與遊人一醉眠

師云屢踐明白處高低總一如不勞重話會何
必哭窮途若是七通八達一了百當的衲僧向
枯木巖前差路多處正好縱橫得妙左右逢原
卽物明心反常合道何必窮玄究妙探賸搜微
漫費草鞋錢空償口業債欲達無上菩提之道
遠之遠矣所以自巖道徒勞車馬跡知汝口頭

取辦不肯實行所以不惜唇皮劈面便道只如
沒已卓慶你還知麼休教情室礙莫被舌頭謾
頌曰

曹溪古路綠苔生

頭上漫漫脚下漫漫

車馬登臨已涉

程

舉步即錯

野老痿羸魚跛挈

拙昏撒呆

手携玉

杖夜深行

密移一步幾人知

師舉洞山新豐吟云古路坦然誰措足無人解
唱還鄉曲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草綠

恁麼看來正是石霜道的出門便是草以至車

馬登臨往來無間觸途成滯已涉芊綿雖然乘

興優游何似歸家穩坐痿羸跛挈抹搭氈氍倚

老賣老而混俗和光將錯就錯而流行坎止手

携玉杖袖褪金風夜深舉步下層巔詰旦轉身

別華嶽方信道向道莫去歸來背父是知不踏

今時路常遊劫外春入鄮垂子慶不免且同塵

還有築着磕着的衲僧麼相識滿天下知心有

幾人

示衆云離念見佛且恁弄假像真破塵出經不免將無做有只如舒不到頸展不到尾的還有受持讀誦分也無

舉僧問百巖如何是教

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巖云具葉

收不盡

此義文長付在來日

師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其二中間未嘗說一字恁麼看來半滿之教何可區分大小

之乘安能並務雲門一日上堂道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作死馬醫醫雖然如是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所以百巖道貝葉收不盡雖恁麼道怎免丹霞自楊家醜頌曰

四十九年成露布

言言見諦言非有

五千餘軸盡言

詮

句句起宗
句本無

妙明一句威音外

口欲談
而辭喪

折角

泥牛雪裏眠

心欲緣
而慮亡

師云世尊自成正覺以來開闡化門不慳法施
於四十九年搖廣長舌談無礙辯出一人口入
萬人耳自古至今廣宣教法西軋東震莫不流
通傳布而已哉僧問同安察禪師如何是四十
九年前事曰千聖排不出云如何是正四十九
年事曰萬機稱不得云如何是四十九年後事

曰善惡業不墜故云四十九年成露布露布者
天子不封之書名為露布佛滅度後迦葉阿難
優波黎結集經藏論藏律藏之後祕隱龍宮未
世衆生未易得而聞邪自漢歷唐摩騰竺法唱
之於前玄奘義淨等和之於後累朝已來翻譯
入藏者唯五十餘卷而已吾佛所說雖形於言
而本非言然詮於文而本忘詮得之者言言般
若失之者句句瘡疣妙明一句非飽衲衲子超

情離見叱妙呵玄者莫出其殼不意向空劫之際
威音以前趁折角泥牛來今時路上任情踣
跳恣意咆哮舐突烟中閑眠雪裏還有解牧者
麼叫

示衆云雪後始知松栢操本非看面逐情事難
方表丈夫心莫道頑皮癩肉不啐邪有紀綱者
且道是誰

舉僧問泐潭明禪師碓搗磨磨不得忘却時

如何

塵中能作主
化外自來賓

潭云虎口裏活雀兒

再得完全

箇能幾

師云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歸方丈
師曰道得即去時牟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
法堂僧問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
不欲違古人云不違古人意作麼生曰也合消
得汝三拜林泉道深謝和尚慈悲僧又問碓搗
磨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這僧於今時路上色

塵堆裏拗關把節處賣弄精細靈利不隨他去
故泐潭荅以虎口裏活雀兒雖是弄險死裏逃
生也甚奇恠雀王經云虎食肉骨刺齒雀啄骨
出虎活口生瘡雀上樹戒殺虎怒曰始離吾口
而敢多言雀知難化而便飛去雀者佛也虎乃
調達者也然恠比並將來莫便乘言滯句認影
迷頭須知意不在言大抵言非有意如鏡對像
若谷傳聲恁麼會去還肯諾否頌曰

一念蕭蕭不記年

古今無間

皮膚脫落自完全

一物

常靈長天夜夜清如鏡

一點分明

萬里無雲孤月圓

照鑑無私

師云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叅石霜霜問秀
才是何姓名云姓張名拙曰覓巧尚不可得拙
自何來公忽有省乃呈偈云光明寂照徧河沙
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才動
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

順世緣無星礙涅槃生死是空花恁麼看來是
記年是不記年咒藥山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
真實足認完全之大意也此之一事非止彼我
本具十方法界六道四生大圓鏡智洞然明白
若無雲之皎月孤迥迥圓陀陀靈光獨耀遍照
根塵既云不在明白裏問汝諸人護惜無
示衆云形興未質塑画難成名起無名追呼莫
得不有同風焉能指注

舉僧問同安察禪師如何是天人師

高着眼看安

云頭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

快難摸索

師云洪州鳳棲山同安院當察禪師嗣九峰虔
禪師這僧以教乘門中如來十號之一勘當同
安言外玄旨故同安不負來問轉劫外機放風
前箭凡情聖解一齊穿却何止劈筭奪窩紅心
中的設使這僧手親眼辨亦難摸索祖燈錄載
其僧又問如何是頭上角不全同安曰不擎戴

林泉道已太崢嶸云如何是身上毛不出曰寸
絲不挂林泉道猶有赤骨立在恁麼舉來一則
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一則實際理地不受纖塵
一則混俗和光人天普應一則拱密威嚴全提
正令怕伊不信試看丹霞若為朝賀頌曰

祕殿重幃曉尚寒

一天和氣未氣氲

丹墀苔潤未排

班

六國來朝難輻輳

寶香鳳燭烟雲合

瞻仰不及寂寂簾

垂不露顏

本來尊貴

師云法身無為不墮諸數若至尊至貴萬乘明
君權輿造化掌握乾坤六國來賓四臣不昧雖
重幃祕殿深隱紫微奈禁苑玄門稍通皇化望
龍庭而眇眇依鳳闕以猶寒時時仰奉心王念
念薰清我國丹墀苔潤未容取次排斑碧落霜
飛那許因循退位寶香才藝鳳燭初明合霽霽
之烟雲降騰騰之祥瑞悄悄寂寂簾節月之珠
簾杳杳冥冥扁約風之綉戶莫覩兎眉舜目難

瞻鳳彩龍顏其由至化無為所以聖情靡測門
外不遺金帝履家中那挂玉人冠

示衆云雲無心而出岫舒卷自由鳥倦飛而知
還去來自在不必張筋努脉何消運智操籌省
心愛力處試故詳看

舉僧問谷山緣禪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但能

無是無非較得分皮分髓

山云半夜烏兒頭戴雪天明瘧

子抱頭歸

偏處不曾逢玄中亦不失

師云釋迦東出有意氣時添意氣達摩西來不
風流處轉風流蓋為一切衆生業識茫茫無本
可據迷已逐物枉沉生死所以遽辭西域力泛
南溟一屆金陵機緣不契故復渡江航苇得至
少林面壁九年全身放下於無說中令知有說
於有說中解使無言轉山河大地能歸自己知
自己不異大地山河故經云若能轉物即同如
來是知頭頭上顯物物上明唯怕當人不具正

眼谷山向黑白初分之際正去偏來輕輕拈過
道半夜烏兒頭戴雪天明瘕子抱頭歸苦也於
斯會得偏正不曾離本位無生那涉語因緣其
或未明更看丹霞別通消息頌曰

瑞霧祥烟鎖玉樓

半明

妙年王子恣優游

縱橫

在自琉璃殿上騎金馬

神通廣大

明月堂前輓綉毬

變化多端

師云古人借黑為正假白為偏復引尊貴一路

欲明向上玄微非凡愚庸俗而能履踐唯上根
大智方可參窮儻能事理雙明真俗不二於瑞
霧祥烟鎖玉樓處正不居正偏不垂偏如妙年
王子向禁苑重圍中優游自在不為情識所礙
意緒縈纏復來琉璃殿上能騎金馬或於明月
堂前閑輓綉毬不唯踢跳縱橫况乃偏圓宛轉
向祖師意趣中獲此三昧正受神通不枉磨牙
飽喫他人飯展脚橫眠自己床若不然則二六

時中虛勞心力三千里外轉沒交涉莫笑林泉
心太切恐伊不解入鄆來

示衆云法海汪洋窮玄喪本心源浩渺寃妙失
宗若能水到渠成管取功多業就有解探拔者
麼

舉僧問白雲藏禪師如何是深深處

紅稻啄
殘鸚鵡

粒雲云矮子渡深溪

碧梧栖光
鳳凰枝

師云問在荅處荅在問處或借事顯理或即俗

明真或談言外之玄或唱無中之旨一期應對
皆有淵源麓言細語尚歸第一義諦松長栢短
豈非不二玄門此皆入鄆垂手曲為今時之所
設也僧問金峰志禪師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
此意如何師下禪床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師
曰今日始捉着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
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着云何故曰
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次日上堂云老僧二十

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
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曰問允荅允問聖荅聖
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曰問允不荅允
問聖不荅聖林泉道總是婆心切何消誇有無
且道與白雲荅矮子渡深溪之語是同是別還
定奪得麼莫向淺深求妙旨休於長短究玄元
頌曰

白頭童子智尤長

人不得

半夜三更渡渺茫

不顧拖
泥帶水

直起
彼妍

任運往來無間斷

隨流
得妙

不消舡艇與

師云父少兒子老舉世皆不信反常合道時寧
免稱英俊是知機智尤長謀略超卓才過半夜
恰初三更須知未至真覺果然長慶夢中渡愛
河欲浪渺渺茫茫任運往來了無間斷所以道
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若非鼻孔遼天爭解
脚跟點地沉衲僧作略出格英雄順生死流超

煩惱海不勞舡艇豈假浮囊六度悠悠五濁役
役豈介意哉雖舉如筏之法喻想來豈不墮功
勲要知矮子之賢能須信白雲之出沒還委悉
麼要會萬年千載意當存四海五湖心
示衆云普天匝地無比無儔會古通今一模一
樣心性既非染汙根塵定是純真休同糕謎搏
猜致使雲泥間隔有道的得麼

舉僧問新羅大嶺禪師如何是一切處清淨

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

嶺云截瓊枝寸寸是寶折梅檀片

片皆香

但不憎愛
洞然明白

師舉般若經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根身器世大地山河五陰六入十二
處十八界乃至正等菩提無非尔這僧既知
此之境界故作問端以詢知識故大嶺不免順
情說話看窟籠着楔道截瓊枝寸寸是寶折梅
檀片片皆香子細點檢將來大嶺只解順水推

船不解逆風把柁而豈知塵埃滓穢總是家珍
尾礫荆榛無非至寶不見道糞埽堆頭清淨土
干戈叢裏太平年所以丹霞向混融一致淨穢
無分處為伊頌出

乾坤盡是黃金骨

大包

萬有全彰淨妙身

無細

不玉女背風無巧拙

不包

着心

靈苗花秀不知春

太智
如愚

師云况此一事如天普覆似地普擎無毫忽差

殊無絲髮間隔以無分別智運燦迦羅眼一覷
覷透莫不渾金璞玉脫塵離俗既能稱為一家
何用分為六國骨之一字極不穩順言國者句
健意圓格高調古何必以骨肉相連成對偶也
萬有者萬類之別稱也不見道山河及大地全
露法王身此豈非全彰淨妙者也其奈無形玉
女不滯今時既背玄風必無巧拙况無陰陽地
花秀靈苗劫外壺春了無交涉只如根深蒂固

續焰聯芳處還知有也無侵陵雪色還萱草漏
泄春光有柳條

示衆云門庭施設萬緒千端入理深談一了百
當且道誰能具此三昧

舉僧問同安丕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

住持千壺

月永鉢一溪雲

安云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

紫微付於言下覓僧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

雲門胡餅趙州茶

安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王花晚後

鳳銜來

承言者喪滯句皆述

師云問既有宗答亦攸同幸勿草草逐句研窮
况衲僧門下有收有放有縱有奪不立文字不
離文字不弃語言不着語言出詞吐氣與修多
羅合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楞
嚴經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般若經云無法可
說是名說法這僧擬問家長裏短好惡行藏同
安不免家醜外揚盡情吐露將無做有指東畫

西假玄唱玄提明至極至理雖則正偏互換奈
何意路難陳這僧識情流落隨浪逐波又問忽
遇客來如何祇待同安見恁低情下意取覆將
來須索大開東閣拈空掇空縱意安排豈容鄙
恣故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嚙來雖
然如是且休乾嚙唾枉被舌頭謾頌曰

日午烟凝山突兀

莫論高低

夜央天淡月嬋娟

休

皎然混然寂照寒宵永天明明暗圓融未兆

前黑白
難分

師云洞山初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
滯句者迷恁麼向汝諸人挑耳剔塞吐膽傾心
為你徹困何不忘情去息慮去雖是日午煙凝
千山突兀莫便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至若
夜央天淡皎月嬋娟亦不可光影中轉却不見
道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到這裏
直得混然寂照永夜蕭條向半明半暗處行布

唐書集
卷之八
圓融隨緣不變只如朕柄未分之際形名未啟
之時合作麼生體悉清秋月轉霜輪後半夜星
河斗兆垂

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卷中



七
四十七